

新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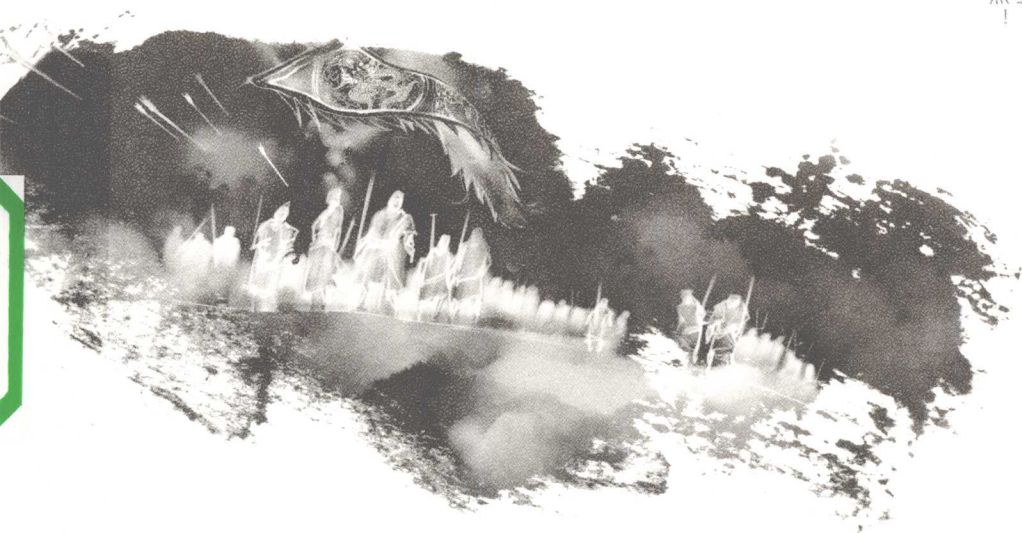
权柄

2

阿越◎著

II

一万人历时十年的仰望，
跨越十字，一个新的起点！
进攻西夏！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新宋

阿越◎著
II 杈柄 ②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新宋Ⅱ·权柄 2/阿越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8. 4

ISBN 978-7-80755-257-4

I. 新…Ⅱ. 阿… Ⅲ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14144号

书 名: 新宋Ⅱ·权柄 2

作 者: 阿 越

责任编辑: 阎 丽

特约编辑: 于 桐 王俊辉

责任校对: 贾 伟 李 鸥

插图作者: 小 镇

地图绘制: 金 宝

装帧设计: 弘文馆·刘婷瑜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6/32/35/43

传 真: 0311-88643234
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670×970毫米 1/16

字 数: 250千字

印 张: 18.75

插 页: 1

版 次: 2008年4月第1版

2008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257-4

定 价: 26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“你……”耶律洪基的话没有说完，一枝羽箭已经准确地射中这位辽国皇帝的额心。

耶律洪基魁伟的身躯在马上一晃，倒下马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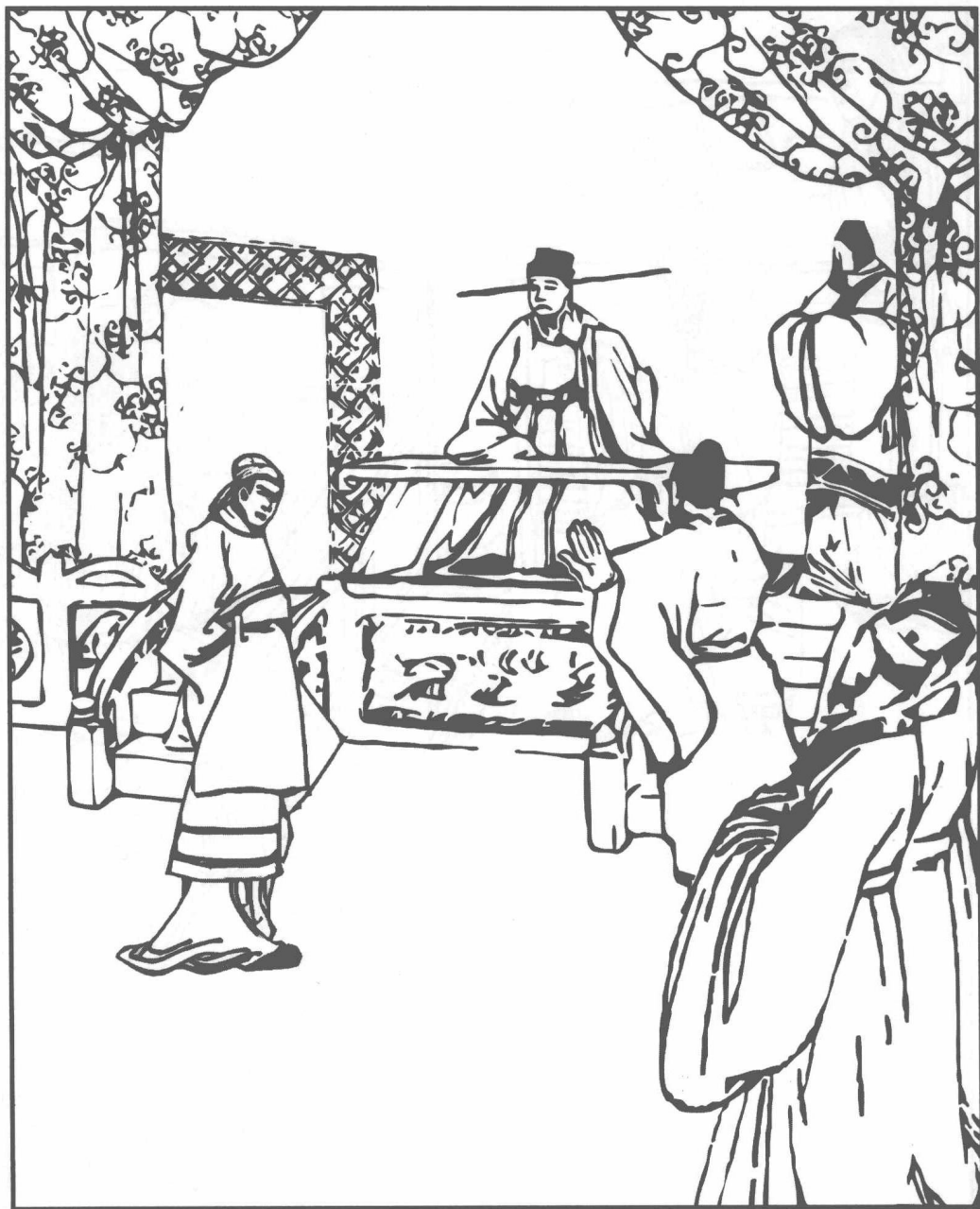


众人都被眼前所见惊呆了——大地的某一块似乎已经被烤焦了，地面被烧得黑糊糊的，大火虽然扑灭了，却不时还有地方在冒烟……



“陛下，这是亡国之策！”司马光毫不留情。

“臣却以为这是大宋真正繁荣必须付出的投资。”石越虽然针锋相对，但是语气却很平和。他似乎不愿意激怒司马光。



又听王雱皱眉咳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好像每个字都在喉咙里生了根，要艰难地拔出来一般，“我不会输给……给……石……”这句话终于没有说完，王雱头一歪，便断了气。



XinSong II Content

目录

第三章	励精图治	001
第四章	江头风怒	121
附录	新宋·攻战志	275

第三章

励精图治

XinSong II QuanBing

2

司马梦求见到石越的第一句话便是：“辽国大乱了！”石越与潘照临面面相觑，当下便听他细说辽国的究竟。

自从耶律乙辛复任北枢密使，留守中都之后，辽朝局势就充满了火药味。太子耶律濬展现的决心，让整个辽朝的统治层都担心不已——亲信者，担心他的前途多艰；反对者，担心被他澄清朝政的动作波及；甚至就连耶律洪基，心里也未必真的希望自己的太子如此能干。

但是耶律濬似乎完全没有顾忌到这些。

那一日风和日丽，司马梦求原想出门了解些当地的民情。谁知方一踏出门，却见耶律濬的侍卫撒拨向自己走了过来。司马梦求对此人一向非常忌惮，他知道撒拨虽然寡言少语，却极为精明，而且武艺过人，曾以一人之力独自杀死猛虎，兼之对耶律濬忠心耿耿，若是被他发现什么破绽，只怕自己立时便要死无葬身之地，是以见他朝自己走来，不由得有些惊讶又有些意外。却见撒拨走到司马梦求近前，躬身抱拳，冷冷道：“马先生，太子有请。”见司马梦求点头，他便转身带路，除此之外，再也没有多一句话。

司马梦求自从入太子幕府以来，除了第一次听到一些大事以外，一

直便被耶律濬恭恭敬敬地供着，却再也没有机会参与过什么重要的事务。而他怕别人起疑心，也装得淡然自若，只是整日价四处闲逛，了解中京风俗民情，四周地理形势，兵防布置。他有太子府的腰牌，任何去处，都是畅通无阻。隔一段时间，司马梦求也会去见一次韩先国，传递一些信息。不过，最多每隔一日，耶律濬总要见上他一面，无非是问些宋朝的情况。耶律濬听司马梦求说起三大报、白水潭学院的种种趣闻，总是听得津津有味。有一次，耶律濬竟然找出来白水潭学院的全套最新教材给司马梦求确认，令司马梦求大吃一惊——须知白水潭学院的教材在大宋国内自然可以畅通销售，但却是严禁私带出国的。

这时司马梦求一面想着心事，一面揣测着耶律濬找他的原因。不多时便见着一大队战士簇拥着一身金色软袍的耶律濬、萧佑丹等人策马而来。见司马梦求过来，耶律濬笑道：“马先生，快快上马，今日天气甚好，正好出去打猎。”

司马梦求知道契丹人生性便喜欢打猎，便是太子号称“英明”，也不能例外，这一点与大宋尚文之风全然不同。他也不以为异，笑着答应了，见有人牵马过来，脚尖微一点地，便纵身跃马而上。当下一行人扬鞭催马，浩浩荡荡，便出了城去。

但这次狩猎却与往常略有不同。以往耶律濬狩猎，不过在中京周围的大定县、长兴县等处，这次却不停留，倒似行军一般，沿河而上，直达归化县境内，方开始打猎。耶律濬在打猎之时，一向以军法勒束部属，加上这次带的又都是侍卫中的精锐之士，不消一两个时辰，便已硕果累累。

萧佑丹抬头打量天色，见天已渐晚，便轻声向耶律濬低语数声。耶律濬立时勒转马头，鸣金收兵。一面向司马梦求笑道：“马先生，今晚且委屈一些，我们要住在归化县了。”

司马梦求笑着答应了，他此时已看出耶律濬似另有所谋，他留神观察萧佑丹，却见他虽然神色如常，却隐隐约约似有忧色，当下心里更加疑惑，索性不动声色地等着看戏。

一行近二百人悄无声息地山林间行走了半个时辰左右，便听到一个侍卫回来报告离归化县城还有七里左右，众人皆以为耶律濬会下

令加速前进，不料他竟忽然下令扎营做饭。耶律濬军令甚严，部下无人敢多说什么，只见命令一声声传下去，近二百名侍卫便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。司马梦求却是暗暗心惊：这么近却不去归化县吃饭，分明是想保持侍卫的体力，这位太子爷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

众人悄无声息地埋锅做饭，虽然火光点点，归化县却也没有人前来干涉。耶律濬不时张望归化县城，嘴角不经意地露出丝丝冷笑。吃过饭后，侍卫们便就地休息，耶律濬却与萧佑丹、司马梦求围坐在一起，低声说着闲话。眼见天色全黑，耶律濬依然谈笑风生，没有半点动身的意思。司马梦求虽然心中好奇，却也只能忍住，陪着这位太子爷聊天。

估摸着到了亥时，萧佑丹才忽然打断了谈话，对耶律濬笑道：“殿下，天色已晚，我们该动身了。”

耶律濬笑着起身，轻轻握了一下刀柄，对司马梦求笑道：“马先生，今晚我们还要去归化县过夜，真是辛苦先生了。”

司马梦求连忙欠身道：“不敢。”

耶律濬一行人举着火把来到城墙下时，整个归化县城都在一片寂静之中。守城的士卒早已歪歪斜斜地躺在粗陋的城墙上睡着了。

“开门，快开城门！”几个侍卫扯着嗓子大声喊道。

过了半晌，方有人举了火把从城头往下张望，“什么人呀？这么晚了。”声音依然带着迷糊以及明显的不耐烦。

“瞎了你的狗眼，太子殿下的旗号都不识得吗？快开城门！”侍卫不耐烦地厉声喝骂。

那人睁大眼睛看了半晌，黑夜之间又哪能看得清楚，只是见城下之人穿着都十分华美，也知必是贵人无疑，立时慌慌张张叫了人起来放下吊桥，开了城门。

“吱”的一声，城门才开了一半，卫队的侍卫早已迫不及待地拥着耶律濬冲进城去。前面稍有人阻拦，便有几个侍卫骑马冲上，没头没脑一顿鞭子打得鬼哭狼嚎也似。

“去县衙！”耶律濬冷冷地下令，于是队伍便似群狼般扑向归化县衙。

司马梦求冷眼旁观着这次行动，耶律濬如此行事，明显是针对归化

县令而去。但一个小小的南面县官，怎么又值得当朝太子如此兴师动众？正疑惑间，队伍前锋已到归化县衙，归化县令似乎已经得到消息，率领一大群僚属在县衙之前跪迎。

耶律潜似乎吃了一惊，但立即就恢复了平常之态，向萧佑丹递了个眼色。萧佑丹微一点头，策马上前，冷冷地问道：“谁是归化县令？”

一个四十来岁的官员赶紧向前爬出几步，媚声道：“下官便是归化县令。”

“你叫什么？”萧佑丹骑在马上，竟没有看他一眼。

“回大人，下官张思平，不知太子殿下远来，有失远迎，还请殿下与大人恕罪。”张思平的神态中，有着掩饰不了的惊讶，但看上去更像一只急欲讨好献媚的哈巴狗。

萧佑丹“哼”了一声，讥道：“你的罪过只怕不止于此。”

张思平呆了呆，似乎这才发现萧佑丹来意不善，慌得连天价的叩头求饶：“殿下恕罪，大人恕罪！”

萧佑丹鄙夷地望了他一眼，忽然笑了起来，温和地问道：“这么说，你知罪了？”

“是，是，下官知罪。”张思平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回答道。

这本也只是一句惯常对长官说的话，谁知萧佑丹脸一沉，却厉声喝道：“既然知罪，那么来人啊，先给我绑了！”

“是！”几个王府卫士早已经如狼似虎地冲了过来，将张思平捆了个结结实实。张思平惊骇之极，眼看耶律潜不是玩笑，但任他挖空心思也想不出自己如何惹恼了太子以致降罪，只一面挣扎一面大呼：“下官冤枉，下官冤枉！”归化县县丞嘴唇微微动了动，似是想说什么，却终于不敢说话。

萧佑丹冷笑几声，望着张思平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你都已经知罪了，怎么又冤枉起来？”

“我……下官的确冤枉。殿下明察，殿下明察！”

“你竟然敢说殿下冤枉你？！”萧佑丹厉声喝道，“来人啊，给他打上二十军棍，看他还冤不冤枉！”

到这个时候，任谁都能看出来萧佑丹根本是故意在找茬，但却没人

敢做仗马之鸣。归化县每个人都恨不得把身子伏低到土里，大气不敢喘上一口。只在心里暗暗猜测张思平不知道怎么便得罪了太子，生生竟惹来这场祸事。张思平也已吓得魂飞魄散，口不择言地乞求道：“殿下，殿下，看在小人族叔的分上，饶了小人一回吧。看在小人族叔的分上……”

萧佑丹脸上讥笑之意更浓，他策马走到张思平身边，跳下马来，用只有二人能听见的声音恶狠狠地说道：“殿下这次来，就是想要你的狗命，岂不知道你的族叔是谁？你若有种，就纠集县中官兵，与我们打上一仗，反正你们人多，我们人少，杀人灭口，也是个办法。若是没种，不如便等死吧！”

“我、我……”张思平听到这话，尿都吓出来了，一屁股瘫在地上，神不守舍地哭道：“我，我可从来没有得罪过殿下呀。”

萧佑丹一只手抓起张思平，轻声笑道：“怎么会没有得罪过？殿下要宽赋养民，偏偏你归化县年年税收为中京道第一，殿下没有办法因你收税收得多治你的罪，难道就找不到别的办法吗？你死于军棍之后，我还不信从你官衙中找不出你贪污受贿的证据来。”

张思平万万料想不到，竟然是因为自己收税收得最多而招来杀身之祸，一时之间根本就说不出来。远处耶律濬早已等得厌烦，和司马梦求说起闲话来，显见全然没有将张思平的生死放在心上。萧佑丹将他一把丢到地上，俯身又道：“太子殿下最喜欢勇士，你若敢纠集兵丁和我一决高下，说不定殿下还能饶过了你。”

张思平眼睛一亮，随即又立时黯淡下去。他心头一片空明，似乎一瞬间什么都明白了过来，惨笑道：“你也不必骗我了。我不反抗，是我一个人死；我若反抗，便是我一族死。我有今天的下场，也不全是因为我收税收得多吧？”

萧佑丹倒料不到张思平竟有这份心思，居然顷刻间竟会什么都明白了过来，倒也微感意外，他也不否认，反倒笑道：“想不到你倒也不是笨蛋。这样好了，你替我写封信，我便求太子殿下放过你。”

“什么信？”听了这话，张思平又似抓住了一根稻草。

萧佑丹压低了声音，对他耳语道：“写给耶律乙辛的信件。”

张思平呆滞了一会儿，然后苦笑一声，竟也不问信件的内容，无力

地说道：“大人，我虽然怕死，可不是傻子。我若写了这封信，只怕死得更快，到头来我家人也难免受连累。罢了罢了，你就给我个痛快吧。”

“想不到我倒小看你了。”萧佑丹当下不再废话，站起身来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拖下去，帮张大人弄清楚他有什么罪。”

归化县杖毙张思平之后，耶律濬又从张思平官衙搜出数万贯铜钱以及几千两黄金白银，轻轻松松的便安了一个贪赃的罪名给张思平。紧接着，他又寻出中京道收税最多的十来个官员的罪过，一一重加贬斥；又将两个收税少的县令提拔做州官——到这个时候，中京道的官员便都是傻子，也已经知道皇太子完全是因为没有办法要求皇帝对中京道减赋，便来了一招釜底抽薪，将怨气撒在那些收税多的苛吏身上。但凡还长着脑子的，碰上这样不惜以杀人来威慑人心减税的皇太子，于催税收税上，都不免要收敛很多。

但在司马梦求看来，耶律濬这样做，未免过于激烈，是有勇无谋。张思平刻剥百姓，死不足惜，但是他口中的“族叔”，毕竟是正受辽主宠信的耶律孝杰。二人虽然血脉疏远，但是打狗伤主人，这已摆明了是向耶律孝杰示威。在与耶律乙辛为敌的同时，再去激化与耶律孝杰的矛盾，习惯石越作风的司马梦求，心里肯定是要不以为然的。在他看来，哪怕耶律濬再怎么轻视耶律孝杰，但在策略上也是错误的。也许萧佑丹明白这一点，但是便连司马梦求也已看出来了，耶律濬的行事极端自主自负。这有时是优点，有时却会是致命的缺点。

当然，这一切与司马梦求无关。对于他说来，辽国内部的矛盾，越激烈越好。

张思平的死的确刺痛了耶律孝杰。但耶律孝杰状元及第，以一汉人而身居辽国北府宰相的高位，深受耶律洪基的宠信，却也绝非只会拍马屁、揣摩主人心意这点本事。他看透了耶律濬的“用心”，不仅没有为自己这个远房侄子的死向耶律洪基诉冤，反倒一面向耶律洪基自请罪责，一面又亲自向耶律濬写信，表达自己疏于管教、诚惶诚恐的心情。

刚刚吩咐家人将信送往中京，耶律孝杰便听到管家来报：“魏王王

子耶律绥也求见。”“快请。”不多时，管家便将一华服少年引至。那少年见到耶律孝杰，连忙拜倒在地，口中称道：“小侄拜见丞相。”

耶律孝杰忙上前一步，亲自将耶律绥也扶起，笑道：“王子不必多礼，快快请起。”耶律绥也顺势起身，注视耶律孝杰，沉声道：“丞相，大祸临头，犹不自知吗？”耶律孝杰笑道：“又能有何祸事？王子莫要危言耸听。”耶律绥也环顾左右，见有仆人在侧，便默然不语。耶律孝杰哈哈一笑，朝左右挥挥手，道：“你们都退下吧。”数以十计的仆人不一会儿便走得干干净净，只留下耶律孝杰与耶律绥也二人。耶律孝杰笑着拉耶律绥也坐了，这才笑道：“王子请说。”

耶律绥也望着耶律孝杰，道：“丞相是真不知道，还是假不知道？”

“还盼明示。”耶律孝杰目光闪动。

“老狐狸！”耶律绥也在心里骂了一声，叹道：“太子柄国，倒行逆施。日前无故杖杀张世兄，污以他罪，让忠臣元老为之寒心。狡兔未死，走狗先烹。只怕不待他登基，丞相与家父，都不会有好下场。”

耶律孝杰不以为然地笑道：“他毕竟是太子。”

“太子又如何？大辽的事，可不是由太子做主。”耶律绥也赤裸裸地说道。

“这可是族诛之罪！”

耶律绥也哼了一声，笑道：“若丞相肯周全，古今被废的太子还少吗？”

耶律孝杰没料想耶律绥也竟如此放肆，倒不由吃了一惊。他一向的名言，是“无百万两黄金，不足为宰相家”，一贯贪污受贿、厚颜无耻。耶律潜柄政之后，大大阻了他的财路，早被他恨之入骨。更何况还杖杀他侄儿——张思平血脉上自然不亲，可是每年的孝敬，却从来没有少过。此时耶律乙辛主动要求联手，他岂有拒绝之理？只是他生性谨慎，若非万全之策，也断然不会轻易下水。当下笑道：“废立大事，若无万全之策，不可轻言。”

耶律绥也显然也早已摸透耶律孝杰的性情了，笑道：“自古以来，欲谋废太子，必先废其母。而且宫闱床第之事，向来最易构事，当今又善妒，从此下手，绝无不成者。”

耶律孝杰却不置可否，沉吟道：“皇后一贯甚受宠爱……”耶律潜的

生母皇后萧观音,是辽国有名的美女、才女,一向得到宠爱,耶律孝杰不能不有所忌惮。

耶律绥也笑道:“丞相有所不知——当年耶律重元谋反,有奴婢名单登,精擅箏与琵琶,号为国手,后重元事败被没为官婢。皇后素来精通音乐,宫中有伶人赵惟一最为得宠,单登每与赵惟一争胜,总是因皇后偏袒而不能胜,早有不满意之心。其后皇上召单登弹箏,又为皇后所阻,不得入内宫。单登因此深怨皇后,偏偏世事极巧,单登的妹夫教坊朱顶鹤,颇得我父王喜爱。若定计让单登与朱顶鹤揭发皇后与赵惟一的私情,皇上必然大怒……”

“此事若无证据,皇上如何肯信?”耶律孝杰皱眉道。

耶律绥也从袖中取出一页纸来,笑道:“丞相请看——”

耶律孝杰接过来一看,见上面写着一首《怀古诗》:宫中只数赵家妆,败雨残云误汉王。惟有知情一片月,曾窥飞燕入昭阳。当下微微一笑,道:“仅凭这片纸,只怕动不了圣听。除非是皇后手书……”

“正想诋得皇后手书。”耶律绥也笑道。

“这首诗里藏了赵惟一的姓名,皇后也是聪明人,岂能不知?若用此计,只怕坏事!”耶律孝杰沉吟半晌,忽然走到书案边,铺纸沾墨,提笔书道:青丝七尺长,挽作内家装。不知眠枕上,倍觉绿云香。写完之后,又看了看,颇觉满意,又继续写道:红绡一幅强,轻阁白玉光。试开胸探取,尤比颤酥香……他是状元之才,写这些艳词自不在话下,当下笔不加点,连写十首,总名之曰“十香词”。

耶律绥也早已离座,探头看耶律孝杰的词稿,一面摇头晃脑地低声吟哦着,当读到“解带色已战,触手心愈忙。哪识罗裙内,消魂别有香”之句,不由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,笑道:“丞相果真是才高八斗,倚马书成,只怕曹子建也有所不及。”

耶律孝杰笑道:“皇后最喜欢这些诗词曲赋,只须让宫人哄得她手书《十香词》,再呈给皇上,皇上大怒之下,再背一下《怀古诗》——若说皇上会不穷治其事,那便是神仙也不肯相信。”

“正是,正是。”耶律绥也喜笑颜开,道:“只要皇上穷治……如是我父王上奏此事,必由丞相治狱,到时候……”